

# 新

# 人

第十五期  
第二卷



昔友今敵

一九二四年阿國今皇特為攝政，行前羅馬，並索里尼曾曾英國領，臨以優禮。時聞十年，兩國竟以兵戎相見，並索里尼且斥阿國為野蠻國家，不憐憫於文明國家之列，時此照，有亦勝今昔之概。



# 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朝天關，在四川省廣元縣城北之朝天嶺，距離城八十里，山勢極高，路徑絕險，萬仞壁立，僅通一綫，身居其間，可俯瞰嘉陵江內清風，明月，二峽，形勢險要，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誠為蜀北第一雄關也。

# 週刊論壇

## 誓死保全華北領土

寒梅

由香河暴民叛亂事件起，而醞釀華北獨立運動，而發生殷汝耕的宣佈「自治」，而至今日整個華北「自治」運動的深刻化與爆炸化；消息至記者執筆時止，中央正派軍政部長何應欽氏北上，土肥原氏每日均盤桓於宋哲元親信蕭振瀛之私宅催逼（見十二月二日大美晚報北平特約通訊），華北時局之嚴重、與前途之危險，不僅形成了整個中華民國的存亡問題，而且簡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為個人、為國家、為人類，都不容我們不加以深刻而密切的注意，並且這一「注意」應該表現為每一個國民堅決的行動上、整個國家的國策上、整個人類的奮鬥的方向上！

老實說，從這香河暴民叛亂起，一直到今日華北獨立運動的深刻化止，我們與其研究這香河暴民叛變的事實，與其發一個通電聲討殷汝耕，與其探詢宋哲元的真實態度是如何，不如正本清源地把握這問題的核心，究竟中日間的關係是怎樣？友乎敵乎？戰乎和乎？親善共存乎？抑非跑上「抱最後犧牲的決心」而被迫地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乎？我們深信這許多問題的關鍵，決不在中國，而完全在日本。從九一八起，直到今日為止，我國對於歷次中日糾紛，沒有不抱定最大和平奮鬥的決心，所以香河暴民叛亂，殷汝耕公然叛變，沒有不以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的政治方式及外交手段來解決，即以此次華北獨立運動而言，原已至山盡水窮勢必流血之境，然而中央猶特派大員何應欽氏北上，設法以最後和平的手腕來解決。不過，我國固然抱此「已往之失地不追，來者力求和平解決而必須

保領土完整」的方針，但口頭高唱親善共存的日本，却步步進逼，似非逼至我國亡國滅種不已。既奪我東北四省，復覬覦華北五省，既得我華北五省之權益，而復欲以造「滿洲國」者造華北，鯨吞蠶食，與日俱增。所謂親善者，乃竟侵奪我國之領土主權為目的物；所謂共存者，乃竟欲獨存！中日糾紛的所以連綿而不斷，愈來愈形險惡者，問題當然不在我國而在日本！

不過我國過去之節節退讓，是有其一定的限度，自有其一定的原則，若在共存共榮之下，中日不親善而自親善；若欲亡我而獨存，中國縱不如阿比西尼亞，即存一兵一矢，亦必抵抗而亡；何況中國決非阿比西尼亞可比，歷史之悠久、文化之偉大、人民之衆多、領土之廣大，縱已民窮財盡，然而背水一戰，至少可支持五年以上，日本其有意大利之富強乎？可血戰經年而財政不致破產崩潰乎？

假定中央在何應欽氏北上作最後一次和平奮鬥而失敗時，我們四百兆民衆決不因敵人之暴力而畏怯，決不因殷汝耕武貽庭等漢奸之衆多而寒心，決不放棄華北，願竭我四百兆大衆之民力財力，以與欲亡我中國者奮鬥到底！

日本在此緊急迫迫的時機，不加以反省，不加以猛醒，第二次世界大戰勢必在遠東爆發。勢必因中日糾紛而發生，勢必因華北問題而發生，我國固然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然而我們深信這老大衰弱的中華民族，反可因此空前未有的大犧牲而再造一而復興！然而日本帝國呢？誓死保全華北領土，是我們的要務，是我們的準備！

主編 周寒梅  
發行 葛慕童  
總發行所 新人周利社  
上海拉都路德郵六號  
特約經售及代定處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 新周人刊 第二卷 第十五期 目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出版

- 新報 畫人新
- A 昔友今敵（一稿）
- B 四川朝天關之雄姿（一稿）
- C 地中海上之英意風雲（二稿）
- D 上海市平民住所（一稿）
- 誓死保全華北領土
- 華北的民衆怒吼了
- 樹立自力更生的政治陣
- 從關東軍訓練說起
- 施女殺孫的再估價
- 文化報
- 專論 政治改革的途徑（下）
- 農村的衰落之挽救與高利貸
- 日本的文化（通訊）
- 勞團隨筆
- 我們的二房東
- 馬克思的羅曼史
- 新文 馬克思的羅曼史
- 執教漫語（學校風氣錄）
- 地中海英法意三國勢力比較
- 生活 失業
- 女學生日記
- 百貨商店中的學徒
- 文 送別
- 藝 關於「戀歌」

目價  
全 年 一 元 五 角  
內 年 一 元 一 角  
外 年 一 元 一 角  
零 售 每 冊 四 分

國民政府內政部中宣會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 五屆一中全會

## 華北的民衆怒吼了！

十二月二日路透社電稱：「聞星期六日有X人赴天津東之某村名大王莊（譯名）者，召集村長，對之演講，勸彼等自治，聽衆憤極，羣起毆之，聞受重傷，生命難保。此項消息已由半官方面證實，但X當局與華北各報皆不宣布此事。」

我們讀到這一段消息，不禁悲憤填膺，感極而泣，「華北自治，乃中國內政問題，與我何涉？」是的，華北自治乃中國內政問題，然而爲什麼要國人來勸導呢？華北的民衆，在昔，曾受過軍閥蹂躪的蹂躪，曾爲叛黨亂國者所騷擾，最近數年，水旱爲災，民間疾苦，已至盡頭，難道華北的老百姓還要受亡省滅族的大難嗎？燕趙多慷慨之士，華北的民衆們怒吼了！殷逆汝耕，預備做殷逆汝耕第二的人們聽着吧，不要以爲做漢奸可以榮華富貴，須知皮被癢而肉被食者，也正是你們這一般漢奸們！

華北的民衆們，怒吼吧！真實的民意現在應該昂然抬頭了！（正之）

## 樹立自力更生的政治陣容

五屆一中全會十二月二日起在首都正式開幕了，因爲一中全會秉承了五全大會的重托，同時在這次會議中又要決定國府主席及各院會會長官人選，救亡圖存，自力更生，都在此一舉，本刊上期一週論

壇中「慎重中樞負責大員」一文中，已沉痛而殷切地指陳了遴選中樞要員的原則四項。不過，在這時局一天嚴重一天，一天危迫一天，我們還得提出一個重要意見，就是「樹立自力更生的政治陣容」！事實不容隱諱，過去中央之遴選中樞大員，往往因政策關係而任用爲X方所享的人員，於是所謂「通也者，扶搖直上，甚至身負一地甚至全國外交或政治的大權，在中央，爲一時應變之計，希望他能善用種種條件而有以効忠於國家，然而所謂「通者，結果乃造成通、X，殷逆汝耕，即其一例。我們果然不敢說所謂「通者都是殷逆之一流人物，然而至少此次中央各院會會長官決不能再沿用過去權宜應變的方略，非確定自力更生的國策不可！而在自力更生的國策之下，尤應佈置一個自力更生的政治陣容！

在過去種種事實上，凡因權宜應變的政策而任用的種種人物，非但不能弭患於無形，非但不能禍國而澤民，而且製造事變，醞釀事變，反使國難日形深刻化。「物必自腐而後虫生」，其所以有「虫」，乃因「腐」；其所以「自腐」，乃因人選之不當；人選何以不當？中央權宜應變之方略，實不能辭其咎！小不忍固可亂大謀；然而養癰成患，星火燎原，尤屬可怕！何況事實上業已表現得明白明白！

五屆一中全會之能否救國難，端在全會遴選中樞大員之人選是否得當以爲斷！中樞大員遴選之是

## 文化報道

### 文藝新聞

胡適之前應日本名政論家伏室高信之請，爲日本評論（原名經濟注來）撰敬告日本國民一文，其中對於日本軍人之談「王道」和「提攜」抨擊甚烈，故發表時統統刪去，原文現載於獨立評論。又伏室高信在答胡適之函中，極力提倡中日兩國知識份子的結合，其論調一如在北平時同樣。

中國文藝社出版之文藝月刊，自十月份起暫停三期，自明年一月起仍繼續。前該雜誌編者王平陵來滬曾邀請名家爲特約編輯，恐均不能爲之寫文。

林語堂有辭人間世編輯，另辦西風雜誌之說。

郭沫若在日本千葉編輯，生活甚爲窮窘，其在滬上所賣給各方之文章，統由內山書店老闆經手，大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之概。

曾爲新生命書局翻譯不少蘇俄著作的劉鐵風，前因某項問題下獄，被判十年徒刑，後經友人多方設法，才改爲一年六月。

晨報文藝社已由穆時斌等籌備就緒，有在十

否可得當，端在是否樹立自力更生之政治陣容以爲斷！

國難日深，國事日急，自力更生之國策，非剛毅勇健果敢強悍之決心，曷克臻此，中委諸公，其勉乎哉！（正之）

### 從蹦蹦戲聽說起

上海市教育局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市立民衆教育館召集蹦蹦戲演員訓話，其要旨不外乎糾正蹦蹦戲之淫靡和墮落的作風，我們在此，不禁聯想到全中國的電影、電播、出版、與戲劇之淫靡的風格，和墮落的傾向。

我們深信「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的兩句話，的確是至理名言；聽到一個國家的音樂，即可知其國家的盛衰，決不是過火之言。所謂「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一個民族的每一個組成份子，無發奮向上的決心，那麼強者必轉而爲弱，弱者必轉而爲亡，其間決無苟免倖存之道。最近我國電影之日趨於所謂「生意眼」之傾向者，非以肉感等低級趣味以博得觀衆下意識之讚賞而何？其他若出版界之淫書淫畫、電播界之淫歌淫詞、戲劇界之淫戲淫劇，自都市起，至窮鄉僻壤止，民衆之耳聞目睹者，絕鮮糾正人心振奮人心之工具。靡靡之音遍國內，人心如何不墮落？民族如何不衰落？國難如何不深刻而瀕於危亡？

所謂蹦蹦戲者，特其一端而已！所以我們希望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當局，都應該抱定一個決心，肅清一切電影、電播、戲劇、出版各界的淫靡風氣，非要用厲風行予以一個澈底的改造不可！否則「商女不知亡國恨，隔岸猶唱後庭花」之悲劇，勢必爲我們每一個國民所親自耳聞而目睹！

在消極方面，我們固然應該予以嚴厲的制裁，

同時積極方面，尤應供給一切振作人心的材料。在從事於電影、戲劇、電播、出版界中人才貧乏的今日，負復興民族重任的中央地方當局，的確有責成社會教育機關切實供給材料的必要；而國內一切聰明才智之士，尤應各就所長，有以貢獻於社會，効忠於國家！（荷生）

### 施女殺孫的再估價

自從施劍朝女士爲父報仇而刺斃孫傳芳案發生後，社會大爲震動。有謂施女士愚孝者，有謂施女士確屬骨子者，有謂施女士之舉動溢法律範圍者，雖各執一端，然而對施劍朝女士之表同情，確已一致。在筆者看來，我們對於施女士表同情之一點，有較深刻的認識與理解不可！

其實施從渣之爲孫傳芳所殺，與施劍朝之殺孫傳芳，均屬冤冤相報，雙方均無是非曲直之可言。若謂孫傳芳殺施從渣不當，然於內戰之場合，雙方均屬爭權奪利。在當年，施敗，固爲孫所殺，但孫敗亦可爲施所殺，其間本沒有理由而且也不必理由，因爲其大前提都錯了。因孫之可殺施從渣，施女士當然亦可殺孫傳芳；因其亦可殺，且事隔十年，出諸於一女性之手，於是社會大爲驚嘆，深表同情。

筆者覺得表同情之意義，決不僅止於此，我們應深深注意到「復仇」二個字。今日中國的民族，雖非篤信耶穌的基督教徒，然而其懦弱、軟弱、畏強、畏劣根性，已深埋入民衆的心頭，我們不承認這是人民心理上的最大危機。我們要掃除這危機，的確有提倡強悍不屈的風氣的必要，這復仇精神，正是今日中國最需要的寶貝，這寶貝可糾正人心，振奮人心；推而廣之，可撲滅民族的敵人，國家的世仇！（荷生）

四日開成立大會之說。

大華烈士簡又文，近其夫人獲弄璋之喜，孫科特爲取名少文云。

袁殊在武漢反省院中，每日專讀各種書報，並無其他工作云。

### 電影情報

沈西苓之婚家女已公映，聞明星當局因無生意眼，故並不重視也。

周劍雲曾一度至電通參觀，故外傳有電通傳於明星之說。

金銀與王人美現在杭州拍外景，故田漢在京導演之同音之曲，實不能參加。

唐納與藍蘋實行同居。許幸之以後，又是一對。

天一公司聞將有遷回上海之說。

### 戲劇消息

田漢在京所主持之大規模公演，日來各方人馬已集齊，曾一度招待京中新聞界、文藝界云。

欽差大臣有第二次上演說。

西施現在蘇州公演。

政制改革的途徑 (下)

湯養

——謹獻於好談政制改革的先生們——

(甲)關於憲法的施行者：

(一)憲法草案，由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通過以後，應用各種方法盡量宣傳。同時明定期限，責成各省市縣普及民衆教育，完成地方自治，以爲實施憲政的準備。其限期得視各地方情形酌定，但至多應以一年爲度，在此期中，中央應嚴加督察，如各地方長官及高級黨部宣傳不力，或籌備不及，自應予以嚴厲的處分。

(二)憲法草案既經過於五全大會，應即同時明定召集國民大會的時期，使各地方籌備自治的工作，有一個最後的目標。同時使國民獲得相當參政的機會，其時期也極遲應在民國二十六年度內召集。

(三)國民大會通過憲法，正式頒布以後，當然爲實施憲政時期。但憲法中的條文，爲顧到某種地方的環境，某種事實的限制，也仍可以分別規定發生效力的時間，不必強令全部條文同時全國施行。

(乙)關於憲法的內容者：

(一)憲法的名稱則一，而各國憲法的内容則不相同，元首制、內閣制、委員制、共和國、君主國，可是都可以有憲法的，英國式的不成文憲法，美國式的成文憲法；採

取議會政治的多黨更迭制固然是一例，蘇俄

、意大利、德意志的憲法，採取強化行政權力的一黨專政制也是二例，所以我們應該打破那些一談到憲法就脫不了議會政治的錯誤觀念，自己來斟酌國情，作一個根本上的決定。我以為我國的憲法應該明文確定「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同時在精神上應該確認「中國國民黨爲建設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的惟一政黨」，惟有如此，主權所屬的國民，一方面可以享有參政權，一方面是不許有違反三民主義的政黨組織。然後可以保障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存在，故對於中華民國公民的資格，應有消極方面的限制。

(二)憲法應根據「總理五權憲法的遺教」，「權」一能區分的精義，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政權」，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明白劃分開來，「治權」全交政府，「政權」操於國民（在過渡時期，由國民黨領導國民行使）。以國民大會爲行使「政權」的機關，以中央政府（包含總統及五院）爲行使「治權」的機關。故立法院應被確認為治權之下的一個組織，絕非與其他議會政治的國家裏的國會相等，換言之，憲法中應明白認定立

法院不是用以對抗總統或行政院的監督機關，祇有國民大會才有這個資格。

(三)以中國幅員的遼闊，人民的衆多，國民當然不能人人直接行使「政權」，故憲法上的國民大會仍然是一種代表行使「政權」的代議機關。爲使國民黨在過渡時期領導國民行使「政權」起見，組織國民大會的國民代表的選舉，可查俄、意、德三國的成規，再參照歷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方法，於依據各縣市區人口爲比例規定其代表名額以後，在代表選舉法中應採用下列兩種方法的一種。(子)由國民提出各該市縣區加倍候選人，不限於黨員，聽選民投票決選之。(丑)由各該市縣區選民選出加倍候選人，當然也不限於黨員，交國民黨決定之。

(四)國民大會既然仍是代議機關，應該在憲法中規定「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全體總攬政權，以左列國民代表組織之」的一條。而牠所擁有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政權，也自然應該有相當的規定。我以為「政權」一「治權」劃分清楚，行使治權的責任專一起見，國民大會的選舉權和罷免權只可適用於總統副總統，至於五院院長都可由總統提出人選徵得國民大會的同意後任命之，對國民大會負其責任。而且國民大會的罷免總統，也祇能以總統有違法行爲時爲限；至於政策問題，國民大會祇能通過決議，請總統

罷免行政院院長，以表示其不信任。當然，總統也自有罷免五院院長的權力。說到創制權，國民大會應該有權直接制定完整的法案，不過總統也應該有權可以交還複議。至於複決權，則除了國民大會自身對於立法院通過的法案可以有權複決外，總統或立法院也應該可以把立法院所通過或否認或不能成立的法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

(五)國民代表的任期規定四年，國民大會應每年召集一次，會期以一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如總統認為必要，或經國民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集臨時國民大會。如此，則國民大會閉會期間，儘可不必設置「常設機關」來做他的代表。

(六)總統是應該認為總攬「治權」的

政府首領，故原擬憲法草案所定「總統總攬

行政權」的條文，應該修改為「總統總攬治權」，庶幾與五權憲法所創造的「權」一能劃分的精神相符。故五院院長均可由總統提出人選徵得國民大會同意後任命之，而不必由國民大會選舉。至於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則可由立法院院長監察院院長分別按照各地方人口比例，提出人選，不以國民大會的國民代表為限（至少過半數為國民黨員），呈請總統批准提出國民大會通過後任命之。庶幾國民大會雖閉幕，也仍有一部分國民代表得以參加立法和監察的工作。其他如立法院或監察院職掌中有任何涉及「政權」範圍以內的職權，都應劃入國民大會的職權之中，或至少須提經國民大會或臨時國民大會通過，方能生效，以清權限。

## 農村衰落之挽救與高利貸

近來我國的經濟恐慌已因新貨幣政策的嚴厲施行而顯露了轉機，但恐慌的能否根除，當視農村的衰落現象能否挽救以為斷。講到農村衰落現象的形成，種因自然多得，不過剝削抽絲，歸根結底，耕地的日益貧瘠，和生產額的日益減退，無疑是一個主因。筆者想就此觀點，略加申述，藉喚起國人的注意。

耕地貧瘠的由來，當為農民施肥方法的不善和根本缺乏購買肥料的能力。穀物既無

充分肥料為之培養，則生產額的減退，自亦必然的結果。但農民肥料購買力的薄弱，又與穀價低落和高利貸的盛行息息相關。中國因交通不便，政府復未能充分發揮高度的統制權力，故商人居間操縱，已成慣例；秋穀登場之時則價跌，青黃不接之時則價漲，跌漲都是商人的利益，也都是農民的損失。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發展的結果，豐收成災的怪事也就接着發生了。試問農民還租、納稅、果腹之不暇，又那里還有餘力購買肥料呢？

(丙)關於黨的組織者：

(一)國民黨內部的組織應更求其嚴密，在總理而外，應設置總裁（或領袖）一人，總攬全黨的指揮事宜。於總裁之外，另設中央執行委員會為議決黨綱政策的機關，總裁有最後決定之權，並負指導執行的任務。

(二)中央黨部應盡量活動，掌握國民大會的重心；其他各級黨部也應盡量活動，掌握各地方議會參政機關的重心。

(三)省或特別市黨部的執行機關，應改選舉制為特派制，一律由中央黨部特派委員一人至三人主持之，其監察機關，則仍由各級自行選舉。

(四)縣或區黨部的設置與否，由各省市斟酌地方情形條陳中央核定之。

徐北辰

而同時如穀價常此低落，則農民雖勉力施肥，也終會弄到得不償失。故農民施肥則得不償失，不施肥則生產額便愈加減退，互為因果，遂造成今日農村慘淡的景象。

至於高利貸的剝削農民，尤為毒辣，我們姑不論高利貸者之為殺無可赦的寄生蟲，即就其所予農民之束縛言，已足令人深痛疾惡而有餘。蓋農民為當前的難題所困，往往不計利害，四出借貸，其利率之高，至足驚人！往後收穫所得，除還租納稅外，償付利

息，猶嫌不敷，終年辛勤，幾乎全為高利貸者而服役，事之不平，孰逾於此！

年來因匪亂未靖，高利貸者多半為土豪劣紳一流人物，擔心他的本錢收不到手，所以都抱緊縮政策，只收舊債，不放新債，弄到一班良儒的農民，雖欲舉債而不可得。都市銀行家看到這一點，便假借救濟農村的美名，運轉其少數停滯的資本，在鄉間遍設倉庫，貸放押款。惜於農民的真正利便，仍未計及。查普通銀行貸款，大都為月息八厘，外加倉費二厘，手續費一厘，實質上皆在一分一厘至一分二厘之間。較之高利貸者之利率，雖減輕一半以上，然其所予農民之束縛，却並不較高利貸者為輕。這又是什麼道理呢？蓋高利貸者的利率雖均在月息二分或二分半甚至三分以上，然在繳付本息的時候，例可讓予若干；此其一。高利貸者的借據上雖寫明：「約至本年冬季，本利一併清還，決不拖欠。」等字句，然到期但能上利，不能還本，債主亦可通融；此其二。萬一到期本利全無，亦祇須向債主懇切申明理由，或請中間人代為担保，契約即可無期延長；此其三。執此三端，以視銀行押款的到期必贖，分厘不讓，在農民眼中，和高利貸者也實在沒有什麼區別。拿這種有名無實的方法去救濟農村，其成效也就不問可知道了。

要挽救農村的衰落現象，人民的力量究屬有限，同時如沒有政府的督責，工作的進

行也必異常遲緩。為求能收速效起見，政府亟應在新貨幣政策施行之後，火速制定方案，嚴厲執行，一面強制私人機關降低利率，一面更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大量放款，俾農村復興委員會不至形同虛設，而極度衰落的農村，也能早日早現着回蘇的氣象。

自新貨幣法令公佈後，實業鉅子榮宗敬氏首先提出規定法定利率月息不能超過四厘的要求；同時本市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在呈中央黨部及行政院的呈文內也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近者救濟農村與復興農村之呼聲，甚囂塵上，但切實之辦法見諸實施者，我人仍未多觀。是以農村之衰落仍舊，購買力之薄弱如故。為今之計，惟有切望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於最短期內，增設各地分行或分辦事處，儘量承做各種農產品押款與土地押款，以謀金融之活動，而資救濟。務使佔有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農民，皆能

安居樂業，從事生產，則其購買能力，自能日見高強，間接足以促進工商業之繁榮，切要之圖，莫過於此！市聯會諸君的指陳，實在是切中時弊之論，和筆者的意見也大致相仿。茲特提出幾個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備當局者的參考：

一、政府應勵行糧食統制，合理的提高農產品價格，務使真正的農民能夠得到實惠，而小市民層也不至受重大影響。

二、政府應嚴厲取締高利貸，并規定農業貸款，月息不得超過六厘。

三、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應在鄉間遍設限制稍寬之信用貸本所，俾農民能充分施肥，不致使耕地日益貧瘠，而能善用其辛勤，增加穀物的物產量。

四、三行除經營農產品押款外，更應擴大範圍，兼營土地押款，以替代土豪劣紳的高利貸。

五、私家銀行所設之農業倉庫，應受法令的拘束，同時應由主管機關或地方當局加以嚴密的監督。

筆者相信，政府如能將上述各條逐一實施，并策勵人民共同努力，則農村衰落現象之挽救，當不難克奏全功的。

### 本刊第一卷精裝合訂本出版

原價	國內	一元八角	特價	國內	一元二角
連郵	國外	二元二角	連郵	國外	一元六角

特價十一月十五日截止



## 日本的文化

雲漢

說來都非容易，日本，這一個僻居荒島的小國，明治維新到現在只有短短的六十餘年居然造成今日這樣的地位，使全世界對之側目；尤其是我們有着五千年文化光榮，有着四百二十萬一七方哩面積，有着四百兆人口，而被稱為地大物博的中國，到今日竟被人家追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而在世人心目連到比阿比西尼亞還要低賤十倍的地位、相形之下，真使我傷心慚愧到無地容身。

關於日本的陸海空軍，已在前幾次通訊上次第的約略介紹了一下，現在想說一說關於日本的文化。

說起日本的文化，大家多知道是來源於中國的，所以有許多老先生竟糊塗塗的認為日本所以有今日的富強是因為學了中國的老法，他們認為中國所以強到如此地步是因為學了洋派的原故，因此他們主張要復古。當我來日本的時候，曾有一位被稱為智識份子的中年的先生，這樣的對我說了一句話。他說日本從前學了我們而還富強，現在我們再去學回來，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了，這種半知不解似有理而絕非的說法，更使我們聽的人對於國人的無知而感中華民族智慧日趨低落的悲哀。

我們看日本的文化應當分兩段來看，上半段是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的時期，日本吸入了中國文化打下了個民族文化的比較進步的基礎。假使他那時候不是接受了中國的文化作為基礎，西洋資本主義文化的衝入恐怕很難接受得了的。

我們雖不是研究文化史的人，但是我們到日本

留心一看各方面的情形，我們很可以找到許多有趣的證據的。第一我們看日本人的服裝就完全和我們中國的和尚一樣，可知在唐代以前日本來和中國佛教發生密切關係時，日本人還沒有自己能創造出一個更適合的服裝來。第二日本現在商店的徒弟還是叫做小僧，可知日本當時受中國佛教文化影響之烈，一直到了資本主義極發展的現在，佛教勢力在日本依然非常之大。東京一隅就差不多到處可以看到一個一個和尚的廟宇，還有公開講經的事情也非常多。還有日本人對於皇室的尊重情形，實在也還很嚴重的帶着神的重義，和中國從前皇帝的時代無二。最近因為美濃部博士的天皇機關說一文，竟鬧成了日本政界的大波。還有日本對於女人的待遇也非常保持着守舊的精神的，有許多認為日本男學校裏用女的招待，但學校裏却不允許男女同學，認為很是奇怪，其實並不是奇的。日本人的不許男女同學，並不是像我們的大人先生一樣為的是維持什麼風化，而是根本認為女人沒有受男人同樣的資格。日本還有兩種學校是專門為女人而設的，這話，我們中國人聽來也是非常可笑的，一種學校叫做「花嫁學校」，專門訓練做新娘的禮節，和種種出嫁後應盡的婦道的。還有一種學校更是非常有趣，叫做「插花茶道專門學校」，這種學校是專門訓練女人插花和煮茶的技能的。其他類於這類的事情還很多，這種情形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當然是很可笑的了，可是浴於現代文明中的日本人却並不以此為怪。

但是日本一方雖保持舊的許多的文化遺傳，一方對新的資本主義文化接受却非常的徹底，在工業

## 勞圃隨筆

卓果

今天我在朋友家裏，看到一本小冊子，是日本文的，記載着日本軍部的内幕。他說：日本的軍人，從外表面看來，好像是很榮耀的，其實，裏面的悲哀，比什麼人都多。叫人看了那本小冊子，就決不會再想像軍人，我不妨介紹他一點。

軍人從士官學校畢業了，由少尉中尉大尉，少佐中佐大佐，少將中將大將，一級一級升上去，實在是很難的。所以日本的軍人雖多，現在的大將，只有十幾個人。

往往一個軍人，剛升到少佐的地位，年齡已經近五十歲，就到了歇生意的時代了。一朝命令下來，便立刻歇生意，所以說不定今天騎在馬上，耀武揚威的軍官，明天就變成一個失業了。

文官免職，還有復職之望；武官是絕對不會復職的，雖然有恩俸，也是悽慘得很。譬如本來月俸二百多圓的，現在一免職，給一百圓恩俸；假使夫妻二人，有這麼四五個孩子，那就要了命了。

還有一層，叫他改行，實在已成廢物，什麼都不會做，他大半世玩了那向左轉向右轉的本領，與社會上是隔絕的，所以可說一些吃飯本領也沒有。

從前的大將，都是士官學校出身的。士官出身的人，就萬萬得不到大將；所以陸大出身的人，竟比士官出身的人，容易高升得多。往往有一部分軍官，幹了幾十年，還是在大隊前面，領着大隊而行；他的舊同學，後來轉入大學的，此刻騎着馬，做了自己的長官了。這也是一種苦痛。

雖說軍人，其中還會有軍醫醫官軍樂等人，這一類，除了打仗外，有些別的技术的，還可以有飯吃。這些人，還是軍隊的出路大一點。當軍醫的人，他平日只診着二十餘歲的強壯男子，所以要去掛牌，做普通醫生，竟沒有把握。軍樂就範圍廣了，據說：有一個軍人，今天免職，明天就在淺草影戲院的樂隊內混飯吃了。

總而言之，軍人是一種特殊職業，他失了業，實在沒有吃飯本領；但是軍人的異動，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年紀大了一點的人。所以他們誰都保不定明天會不會失業，軍人要謀出路，要維持他的地位，最好是打仗。著作這小冊子的人，叫松下方男。

方面的改革不去講他，大都市方面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很多地方也已經全盤歐化了。

日本明治維新接受歐洲資本主義文化後的文化發達的迅速是很可驚的，在學齡兒童的統計上，可以看到的日本受教育兒童的比例男已佔據了百分之九九·五八，女已佔據了百分之九九·五六。我們無論到日本的茶店或旅館去，可以看到所有的下女，至少是高等學校畢業的，其中更多是中學畢業的，而他們的常識豐富，更非一般上流式的大中學小姐所能及。我們在住的地方每逢紀念的時日，我們常問她是什麼日子？她一定可以很詳細的答覆你，回想當我來日本時火車上行有一位中國學生問我今天「一九一八」是什麼日子？真令人氣得噴血！

昨天在日本報上看到我國財政長在上海承認將實行「通貨政策」的談話；我當時告訴我旅館的老板娘這個消息，我說今後的中國貨幣將跌價，日本幣與中國幣的比例將增加價值。這個理由還沒有說出來的時候，她已明白我所說的「Inflation」的意思；這雖不會是普通的情形，但我和好幾個留學生談起，他們都莫明其妙。跟着日本教育的發達，日本的新聞事業也非常發達，根據昭和十年（即本年）的「日本新聞年鑑」所載，平均每日出刊之報紙，統計約有一千

萬份以上。以日本的人口七千八百萬計（殖民地不在內），每七人中即有報紙一份（中國約每四百三十人中始有一人閱報）。日本全國報紙的總數約有一萬一千七百餘種，而每日發行者亦有一千四百餘種之多。關於圖書方面的出版，據昭和九年份的統計，一年中出版者計有二六·三三一冊之多，而書的銷路因為讀書人多的關係也非常之好，常常一本書出版三個月已再版幾次的。所以日本新書出版的時候因需讀者多，定價非常昂貴，雜誌較有價值者定價亦總要五角八角，如我國兩三角一冊者非常少有，但是一本書出版半年後，價值就暴跌了，時常兩三塊錢的書只賣到兩三角，甚至五分一角錢，這是因為有新書不斷出版的緣故。

跟着這種情形，日本書店事業的發達也非常驚人，在有名的「神保町」一帶固然滿街都是書店，尤其是舊書店，大概總有一兩百家以上，其他各處街道上，大概通算起來每條街上也總有幾家的。而且雜誌等類的出版異常迅速，譬如十一月份的雜誌，大概十月廿五號左右都出版了，不像我們國內的雜誌常會到期不出。因為出版物的非常發達，和國民愛好讀書習慣已養成的緣故，日本的近視眼患者也非常多，甚至十一二歲的孩子很多帶上眼鏡的。這因為日本的書上旁邊多有註有假名，所以字特別小，容易傷害眼睛的關係。這個近視眼問題，在日本現已成爲很嚴重的問題了。



#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行發處事辦券獎設建路公空航府政民國

期八十第

獎開日十月一

富鉅致又 設建助既

理經總省六川鄂贛皖江浙

## 大運公司

總經理 孫廷金

本公司特設  
門市部 兼修裝均有出售  
函購部 當日回件附郵票壹角三分  
存券無多 欲購從速

電話：三五八七  
電話：五八四〇  
電話：九七五七

# 談漫

## 我們的二房東

美

上海生活的條件中——衣食住行，最難解決的，要算是住的一項。

住，的確是成爲了問題，尤其是近年來，受了經濟恐慌的影響，市面不景氣，於是形成了供求兩方畸形發展的局勢。若干空屋無人住，許多工人沒屋居，雙方都同樣地鬧着屋子問題的恐慌。如果這整個的社會經濟局勢不改變過，這個恐慌也只有越鬧越深刻化，愈演愈尖銳化，這其間却難乎其爲都市特產的二房東了！我們的那位二房東，自然也不能例外。

兩幢三層樓的房子，六七個大房間，五六個小房間。範圍不能說不大，開銷也不在少數，在往年生意興隆，樓上全部租出去，他們自己可以分文不出的住到兩間大房子——樓下的客室和廂房。當我住進去時，那時他們的黃金時代，牌子硬得很，講妥了價錢連一天起租都不行，結果，還是我屈服了。

過後，祇見那些同住的搬來搬去，今天你進，明天他出，雖然鬧個不停，到也不覺什麼，因爲我們都是不大在家的。暑假了，在家的時候比較要多些，方才知道這二房東的真面目。女人無知識吧，未受過教育，打鷄罵狗，一文如命；誰知那兩位難兄難弟大畢業客室裏掛着戴方帽子玉照的房東老爺，也是一樣的蠻不講理。

有一天，三樓吹下來一根竹竿，適巧打在房東老爺的頭頂上，他便疑爲是客室裏陳師母弄下去的，於是潑口大罵：「……我不像你那空頭經得起打的呀！……仔細一想，原來陳師母是蘇州產

，後來類似這樣的笑話又連鬧了幾次。那是六月天，拿回房子來向人家恐嚇，不數日，陳師母便在房東老爺們「後悔」「想收回成命」的氛圍中終於告別了我們。一家兩家，都在他們那計電算水、打鷄罵狗的權力下，先後相繼的喬遷了。

多吃飯，少開口，向不替閑事的我們，也竟會受到那樣一個巨大的侮辱，這真是我們所夢想不到的，也可說是我們第一次的遭受。原因是爲了電話費，一季的終了，賬結下來有一元四角的長途電話費，先兩次我都是婉轉對她——房東奶奶——說不會打，並且希望她再去問別人，最後硬硬着是我們打的，她的回答是：「別人都問過了，都說沒有打。」「別人你都能相信，爲什麼不能同樣的相信我們呢？」她只得鼓着嘴，無辭以對，畢竟是受過高等教育職業戴方帽子的房東老爺聰明得多，第二天電話箱房邊發現了這樣一張不倫不類的條子：

「你這不講理的東西，你偷打了長途電話，和你算賬，你還不承認，拚命抵賴，真是毫無臉恥的東西！豬欄中生不是人！現在因爲你是第一次打，如果下次你再打，被我捉着了，定不放你過去，並且還要向你算這一次的錢！」當時，真受不了，這簡直是給我們一個奇恥大辱。我想，如果她昨天不和我交涉，這條子也許不專指我的，但是他們爲什麼不稱「你們」而稱「你呢？」這分明是專指的我，同時，她昨天已經表示過，相信別人而不相信我。這，當然不好聯絡別的房客對付他們，況且上海人又向來是「各掃自己門前雪」弄慣了的，要交涉也只有我一個人去交涉。

## 新術語辭典

### 國際政治

九國公約是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英、美、法、日、意、比、中、葡、荷九國所締訂的公約，共九條；其主要的意義在切實維持各國在中國境內工商業機會之均等，並予中國以發展的機會，維持中國統一政府的權威。但在名義上雖是尊重中國獨立與領土完整，而其真實的用意，還是美國挾世界經濟霸權之感，以「門戶開放主義」壓倒日本在華的優越勢力與利益。美國爲要在遠東，尤其是中國尋覓投資的出路與市場，便不能不轉換其外交方針，向列強要求在中國發展的機會均等，即標榜所謂「門戶開放主義」。當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發生後，美國務卿海爾爾即通牒各國謂中國應保護國際上及條約上給與各國的權利，並保障在中國境內各國貿易之均等。門戶開放主義便是海爾爾主義的實行，其意義一面是美國向中國基於國際法上最普遍的觀念要求與列國享受同等的待遇，一面是要打破列強在中國勢力範圍。所以這和日本的大陸政策大相逕庭，不過終是美國經濟侵略的一種表現而已。

### 地理

三A政策 歐戰前美國計劃建築一條貫通亞美兩洲的鐵路，自亞美利加(America)、經阿拉斯加(Alaska)、而達亞細亞洲(Asia)。因這三個地名首字均爲A，故稱三A政策。

三B政策 德國在歐戰前擬築一貫通歐亞兩洲的大鐵道，由柏林(Berlin)、經土耳其之皮爾丁(Byzantium)即君士坦丁堡，而達阿刺伯半島之巴格達(Bagdad)。因這三個地名首字都是B，故稱三B政策。

再三思維，交涉未免不值得，因為他們雖然是大學畢業生，可是連個條子都寫不周全，「廉恥」的「廉」字竟會寫成「臉」字，條子上面無上款，下面亦復不敢具名，可笑亦復可憐。想到這裏，實在不值得與之交涉，由他去了吧。自然，他們又以為得到了一個絕大的阿Q式的勝利。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果然，不過幾天，其怪敗了，他自己撕去。不景氣的巨浪，無孔不入地直打

## 馬克司的羅曼史

王國屏

人們祇知道卡爾·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是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始祖，但不知道他還是一個情種哩！他少年時代的戀愛生活，非常有趣，想不到這個剛偉大人物，倒也有這麼溫柔的一面。

當時馬克思的家是在德國萊茵省居利城中，離馬家不遠，尚住有一家貴族，家主為威斯特華倫男爵。(Baron Ludwig Von Westphalen)，他和馬克思的父親老馬克思是很要好的朋友，因此馬克思自小時就出入他的家中，和他的小女兒燕妮(Johanna Reith Julie Jenny Von Westphalen)共同嬉戲。那位燕妮女士幼年就嫻於文學，善於辭令，儼然是一個「不搗進士」。她並且生得非常美

開大房間，簡直無人問津，不一定是人家嫌價錢大，根本就沒人來看房子。唯其如此，逼得房東奶奶整天的愁眉苦臉，房東老爺竟聰明些，大房間租不出去，杜披間總有人要吧，我們雖不願再住下去，但是為了他們着想，總是遲疑復遲疑地不忍遂去。但環境一天壞似一天了，終於還是那張「毫無臉恥，豬羅中生」的條子，替我們打定了主意，於是，房東老爺，無形中又增加了一大間空屋的負擔。

麗，她是一萬多居民的居利名城中第一個美女，被推為全城的「花魁」。馬克思早就虎視眈眈的，抱一種奢望，對燕妮要演一演「鸞鳳求凰」的故事了。但這件事，是很困難的，第一、因於燕妮是一個男爵的女兒，而馬克思不僅是一個平民之子，並且是到處受輕視和虐待的猶太族中之子，門第不相對，且燕妮是在高梁文繡之中嬌養慣了的，馬克思既無「金屋」，焉能「藏嬌」？因此家財也不相稱。第二、燕妮是一個絕代佳人，而馬克思既貌不揚，面尤黧黑，具有「黑人」(Muller)的綽號，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由此驟然看來，這不是「鸞鳳求凰」，竟好像是「懶蝦蟆想吃天鵝肉」了。

**鸞鳳牌**

輕便 軟美 舒觀 適觀

溫暖 無比 一衣 唯此

上海五洲大藥房出品

總發行所：廣東路寶善街  
門市部：西門菜市街  
電話掛號：六六四四

# 時代霜

時代仕女美容妙品

分瓶裝錫 管裝兩種

致粉前在臉上薄施一層  
出外可抵抗風日皮膚不  
致枯皺永遠嬌豔柔嫩！

售經有均埠各國全

品出社業工學化國中

致(1171)

但馬克思本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戀愛精神，趁着暑假的機會，力謀和燕妮接近。但馬克思畢竟是少年英俊，才學超羣，卒博得燕妮的青睐，脈脈含情，心心相印。於是馬克思的冒險的企圖就大告成功了。

可是他們的戀愛是秘密的，老馬克思雖然已經知道，但燕妮的父母却尚睡在鼓裏。馬克思見戀愛已經成功，便歡天喜地跑到柏林大學去讀書，在情火中燒，不可遏止的時候，却作了三卷詩歌贈給他的愛人。（據伊利亞安樂述及此事，說道：「這是頗厚的並且寫得很整潔的三卷詩。頭兩卷題爲：『情詩，第一第二部』。……第三卷題爲：『歌詞』。……這三卷詩上的題名篇都寫着『敬獻此書於我親密的和鍾愛無疆的威斯特華倫。燕妮。』」）并費盡了幾許心血來寫情信，他雖然這麼努力的寫，但結果仍是一雁杳魚沉，馬克思因此心緒不寧，悲愁恐懼，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寫信向父親去訴苦。於是老馬克思寫信一面安慰他，勸他，一面教他以寫情書的祕訣，要他在信中間單明瞭的語句，使纏綿細膩的感情活躍紙上，切不可像幻想的詩人一樣，信口開河。爸爸教兒子寫情書，恐怕要以老馬克司爲創見。馬克思從他父親學得情書的祕訣後，他便如法試驗，但是依然無效，這樣一來，真把他急壞了。

不過「人急智生」，他倒想出一條妙計。終於「單刀直入」致書於威斯特華倫男爵，求作女婿，終於得到了男爵的允許。馬克思自得到這種好消息後，歡欣鼓舞，喜不自勝。滿以為從此和燕妮魚雁往還，是名正言順，由是唧唧我我，互訴衷腸，天涯化作比隣，使愁城變成仙境。豈知世界的事大都循着拋物線的途徑進行的，而男女間情愛尤多曲折離奇，於是出人意料之外，竟成了一場空望。馬克思對於此事，實在忍受不了。因爲得不到愛人的情書，弄得神魂顛倒，竟害起相思病來。

馬克思的母親接到兒子害相思病的消息後，就怎樣大驚小怪向威斯特華倫夫婦及燕妮報窮，要求立出仙方，拯救兒子的命。威氏夫婦也就手忙脚亂，花言巧語，勸導他們的女兒寫一封藥到病除的情書，去安慰馬克思，而燕妮才裝嬌作態，又驚又喜，私自寫信給馬克思，這一筆風流賊才算告一個段落。

至於老子教兒子怎樣寫情書，父母催女兒快些寫情書的事，恐怕是他們倆戀愛後才開其端，這真要算是千古情場中一種最特色的佳話了。

世界最巨大的力量是時代之輪

# 時代日報

中國最進步的報紙是時代日報

日出二張  
編制最新

報費最廉  
一元三月

主筆  
樊仲雲

主編  
萬梅子

社址上海甘肅路安坊二十二號  
電話一四三六號

## 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

腦力衰弱 精神強固  
任意過度 可大補劑  
補腦 補血 補氣 補神

神經衰弱 易怒 煩躁  
記憶薄弱 不勝煩劇  
易驚善怒 極易受感  
神經衰弱 進行期  
頭暈眼花 耳聾眼花  
腰酸腿軟 夜不安眠  
神經衰弱 進行期  
遺精滑精 手足震顫  
心悸盜汗 幻想錯亂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 金剛牌

香煙



華成煙公司出品



老牌國貨 根深底固

# 執教漫話

蓬生

有一次，我聽到幾個女學生在談論着「新賢母良妻主義」，似乎都激昂地反對着，似乎「新賢母良妻主義」對於一般新女性是一種重大的桎梏。

現在，我不想替「新賢母良妻主義」作什麼堂皇的辯護，祇看社會上一般受過教育的所謂新女性的怎樣？老實說，受完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女性們，正和男性們一般地接受了歐美資本主義的社會觀念，無論是說話，便喜歡稱做「Mr.」「Mrs.」「Madam」，無論是生活習慣，也照着「Firstly」「Secondly」去做，要是起居飲食，那更非洋房西菜不足以舒服；但她們除了要倚靠丈夫們做一個漂亮的太太外，有幾個人在社會上真正地服務呢？同時，對於家務又好像不惜躬自料理，於是這些受過中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們在社會不能自立，在家庭不能做真正的主婦，終日在交際場所，歌台舞榭間混日子，那麼這般女子們所受教育的結果究竟在那裏呢？

假使爲了教育不能造就有用的女子，就像封建社會中反對女子受教育，那當然更是因噎廢食的事。所以我覺得女子教育的成功與否，還是要針對着女子的出路而決定，假使有志向高深學問，將來確願効勞社會民族的，那麼當然可由中學而大學的讀上去。假使有一般家庭環境並不充裕而不能讀完中學大學的，那麼即使在中學裏讀上了幾年，把艱深的數學、理化讀得爛熟，到將來還是沒有用。那麼還不如在校裏學些家務的知識和實習，到將來雖不到社會服務，還可以在家裏做一個新賢母良妻。

現在一般中學大學的畢業生，有好多都是當教員，在教育界中服務，我自己便是一份子。

但想到了教育是要改造社會，建設社會的，假使中大學畢業生不能將所學直接替社會服務，而仍是在學校機關裏做事，那麼教育的結果簡直祇發生在教育本身，並且中大學無窮的畢業生相繼造就出來，又循環地要在教育界中找出路，那自然要使教育界中發生人浮於事的現象。雖然這並不是教育本身的錯誤，但教育和社會間不能發生聯繫的關係，是彰彰明甚的事。

所以我正替一般中大學畢業生擔憂！當然我也替中國的教育方針在擔憂！

### 三

讀書「和」戀愛」是否可以同時並進，這是教育界人們早所討論過的一件事。

好似有一個一般的論定，認爲中學生不可談戀愛，小學生本不會談戀愛，而大學生可談戀愛。於是這問題便在中學生身上發生了，像不久以前的北平市取締中學男女同學的事也便來了。

事實上，中學生中確有少數人在談戀愛，而多數人還是沒有談戀愛。不過，就是在談戀愛的少數中學生還是一種「好奇的嘗試，甚至可也說是「盲目的好玩」，因此也很少發生怎樣嚴重的事實。果然這一方面是人性的開始，一方面還是在於男女社交的不普及。假使男女間的社交十分普及，那麼男女異性的感覺自然會在正當的禮貌中消失。反之，竭力取締男女間的社交機會，使異性間的隔閡更深，那麼不但要促成男女間非分的幻想，而且會像封建社會中的男女要發生更不正常的意外的事情——至少我是這樣推測着的。

## 站在峭岡上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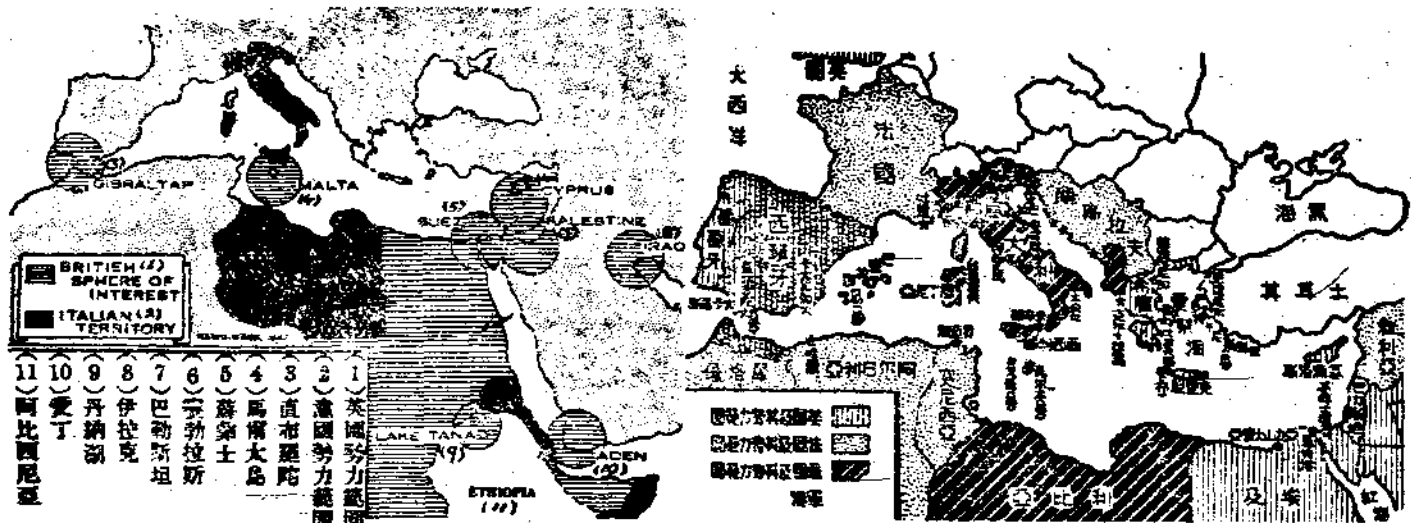
希宗

### 最初的教訓

許是自己一向是靈直的緣故，因此，我最近所受到的刺激，也可以說是自從投入這個社會的集團裏最初而也是最深的一次。是的，我是年青，我是有一顆火熱的心，在這跟朋友鬥爭的過程中，自然，我是往往吃了悶虧的虧。這次最初的教訓，實是給我這顆真誠的、率直的、熱情的心腸一個很大的打擊，以後是要仔細地對待人了。

我自己也承認我的對待朋友不是一致的，而是有二重態度；我之所以要這樣做，也是要冷靜地觀察朋友。我有時做事非常客觀，朋友對於我的企求和指摘我是無不虛懷若谷的接受，我這種做法，是相當地勝利的；但是我對另一批朋友，我自己很明瞭不是心目中的伙伴，有許多地方我是不能忍耐而做出「缺德」的事情。譬如有人要談迭克推多和德讓克拉克，於是他便好像很驕傲似地拉出蘇聯來做榜樣。我們知道蘇聯在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爆發以前，尼古拉斯大帝就使行君權獨裁的，就是一般讀過西洋史的初中學生，都知道舊俄政府是用「無意味的夢想」來拒絕人民的請求的。對於這種地方，我是喜歡說幾句不知趣的話。因此就受到人家漫罵不少，有的罵我「行員文學家」，大概我以前的在銀行裏做事就是罪惡吧；更有的把我改了姓罵我「姓雞的小鬼頭」；此外因爲自己身體衰弱的緣故，臉孔的白聖就成爲被人罵做「一張貧血臉孔」的資料了。譬如樊先生，他是我所服務的報館的主筆，事實上有許多地方不能不請益的，因此「大學教授的醜態」也就在人家的筆底下了。這種層出不窮的罵法時常出現在各種報紙上，而還帶有的被罵的還有一位程先生，這最使我痛心不過的事！最近有一位朋友又跟人家開筆戰了，可是首先開刀的却又是我。雖然對於這種罵，我祇有苦笑一下，我是再沒有跟人家對罵的興致了。記得西洋古哲有句「三十歲以前的嘴用來吃飯，三十歲以後的嘴用來說話」的名言，我祇以此自勉，我是再也不能領受最初一次教訓所給我的痛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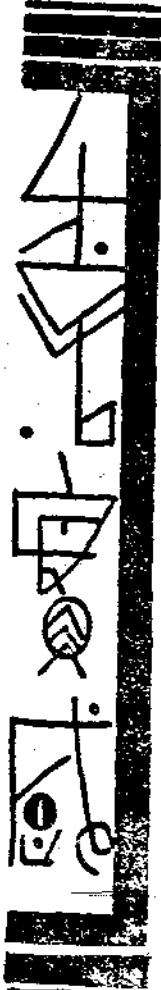
(二四，十一，二十一。)



(刊週新美)力勢意英之上海中地

(集圖地事時)力勢意法英之上海中地

失業



操場

工廠中的幾架機器，伸出他那僅存骨骼的手臂，相互望着，被人認為鋼鐵人的他們，現在也失却了效用，被休息着。不一會，走出了工廠主人，從前是挺腰凸肚，無限威風地；現在呢，沒精打采，頹喪得很。

「工友們，」廠主帶着悲傷而又溫柔的音調，在工人們還是第一次聽得呢！

「因為市面不景氣，再加上那洋貨的傾銷，各工廠都先後倒閉了。我們這一家工廠，自開辦至今，都是年年虧本的，早就要關閉，可是工友們，我爲了你們着想，我爲了你們幾千工人着想，不然，孩子們，你們都不是失業了嗎？影響到幾萬人挨餓（包括工人的妻子孩子們），所以延遲至今。親愛的工友們，現在沒工做了，我們再會吧！」他緊握着工頭的手，悲哀的音調，在彼此的心弦上互相震動。

工人們對於這位平日懷恨的野心資本家，開始覺得留戀了；對於這一所高大的建築物也起了留戀。失業的恐慌，馬上在他們心弦上震動，在腦海中盤旋。

「你獨自去喝吧！」阿三望着他的背影，嘆了一口氣，隨即將身邊僅存的十個銅板買了三塊大餅，匆匆地返家。

穿過了幾條污穢的巷子，才到一間低而小的泥屋。屋中除了一張鋪、一張桌子幾條條凳外，餘無他物。

「爸，回來了，吾要吃飯呢！媽說等你回來時才有飯吃。」五歲的阿狗，迎着他說，接着七歲的阿大、三歲的阿貓都奔了出來。

他一眼瞧見他的妻坐在床沿上喂最小的孩子的奶，面色灰黃，似乎在告訴他，她已有一天沒有進飲食了。他微微地嘆了一口氣，將三塊大餅向桌上一丟，自己脫衣就睡，因為他想餓餓的唯一方法便是睡。但總睡不穩，三歲的阿貓和五歲的阿狗爲着搶一塊大餅而哭了。七歲的阿大，因爲食慾沒有滿足也就哭了。

「哭什麼呢？快停。」他板着臉，又將最大的孩子打了幾下，哭聲才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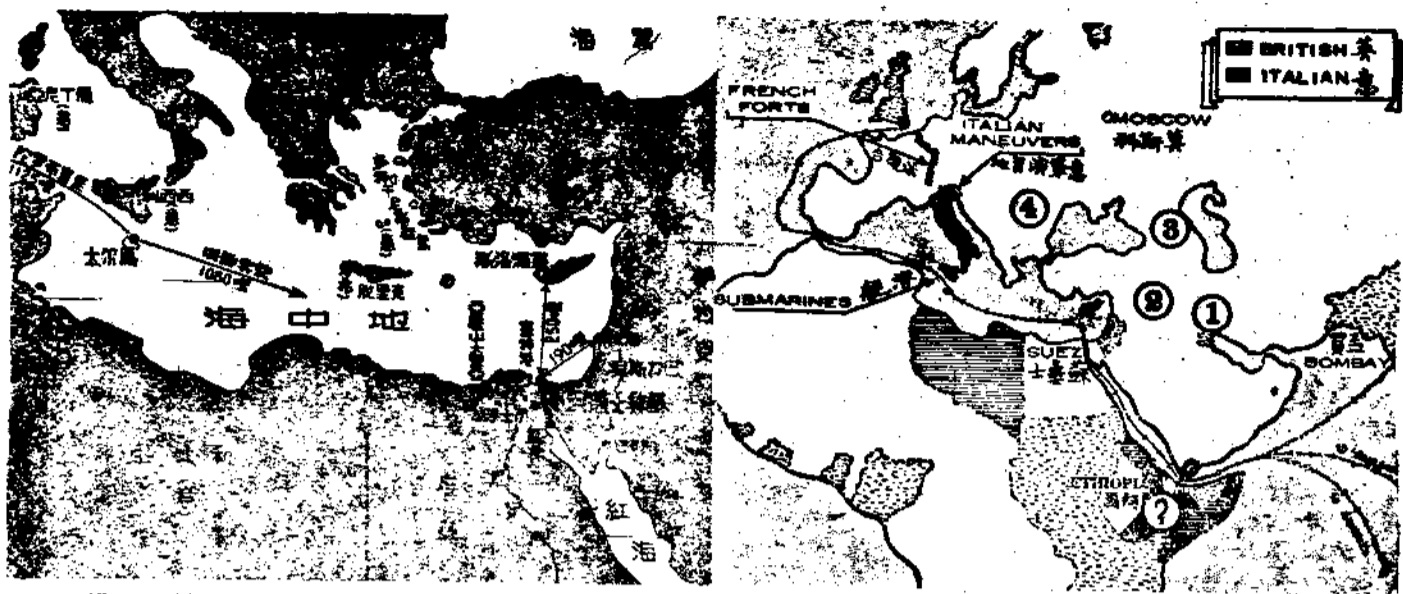
但接着妻子又嚙噤了。

「怎麼辦呢！你餓着還不算，難道我們也眼着你餓嗎？這幾個孩子，你打算怎麼樣？生了他，就該養活，喂，大家總該想點辦法！」

「有什麼辦法？不要說吾們，連廠主都沒有辦法。孩子嗎？要他們做什麼，還是賣掉了，倒還可以換幾個大餅吃呢！」說到最後兩句話，他的眼淚也忍不住的滾滾地流下來了。

「媽的，什麼妻子、孩子，自己還顧不了呢！老兄，進去吧，喝一碗酒，圖一圖目前的快樂再說。」





(識知界世)防布事軍之上海中地

(報週聞新美)線命生之上海中地在英

## 百貨商店中的學徒

這是在一個暑假的時候，因為我家庭中的經濟實在不能再負擔我的學費，父母實在不能再允許我繼續讀書了！於是便得找機會，學生意。

在那個半年中，父母託了許多的親戚朋友，很不容易的找到了一個偏僻在鄉鎮上的一月華洋百貨商店裏學生意。於是，爸和媽都快快樂樂了，以為店中現在雖然沒有俸給，但每年一百多元錢的學費總不致再向人借取而受重利的剝削了，至多學了三年每月有三四元錢的薪俸，也許將來家中的經濟可以寬裕些。

在一個陰雨迷漫，西北風怒吼着的早上，由父親挑了一個小小的鋪蓋、和一些替換的衣服，出發到那我要學生意的店中。

這個鎮也不算小，南北縱橫的二條如十字架般交錯的街道，也有一里路長。我所要學生意的那月店，是位於這兩條街道交錯的地方。一間間的店面，店中除老闆和他的妻子，還有一個未滿二歲的小孩外，只有僱一個立櫃台的先生。我們到了那月店中後，父親買了一對大紅蠟燭，令我就地拜了先生，同時父親預先把紅紙包好的六塊錢，送給先生作為拜師錢，而且在先生師母前把我教訓了一頓：「做學徒的應該絕對服從師父母的命令，一切的事都要出力的做……」

## 一頁

父親這樣的說了一番話後，就立刻回家去了。

我在這月店中，起初幾日，師父母沒有命我做什麼事情，不過看守店門而已。師父母和那位店中所僱的先生，對我的態度，不怎樣嚴酷，還帶幾分和善的笑容。可是在一星期後，情勢却完全兩樣了。師父母的態度，由和善而變成嚴酷兇狠了，分派了給我每日不可不做的工作，上牌門，下牌門，師父母起身後的洗臉水，每日三次的淘米燒飯，吃飯時還要替師父母添飯，而好一些的菜餚是擺在師父母等的近旁，做學生的不能上筷，只可吃些蔬菜。吃完了以後，揩桌、洗碗、洗鍋、也要我來做，在我未到這月店學生意的時候，這些事情都是師母做的，現在師母享福了。可是，我以為做這些事情，是做學徒的分內的事，必要經過這個階段的。可是後來的工作更進一步加緊了，師母所生的小孩的尿布都要我去洗；師母拖小孩抱得討厭的時候也要我去抱；在小孩哭得無法放手，而師母正想要大小便的時候，還要叫我拿便桶。這樣我在這月店中，做了店中的學徒，做了店中的僕人，也做了店中師母的了環。一個人做了這許多事情，實在無閒空的時候了，以致我的堂兄寄給我的報章雜誌，也無工夫去看，若在看的時候，被店中不論那一人發見，則必定要責備我：「地掃了沒有？什麼做了沒有？」

在這店中過着這種生活，已經有二年了。現在還是繼續地幹着。

## 女學生日記 佩葦

遙遠的鐘聲，是多麼的悅耳呀！尤其是在這下午最末一課立體幾何之後，她竟像興奮劑一樣，對於每一個在這充滿着沉悶空氣的課堂裏，人都很厭倦地伏在桌子上的人打了一針。先生總是像留聲機一樣地站在講台上播送，一面又在黑板上劃，我勉強睜着倦眼看着他，偶然有一兩句平面的、平行的、四邊形、二面角……等等名詞跑進我的耳朵裏，但一溜就出去了，沒有留下一點印象。除了我而外，也許正有一些同情者心不在焉地坐着。空氣是非常的沉靜，除了先生的聲音而外，再有那就是呼吸聲，和偶爾發出來的一種疲倦的咳嗽。當這鐘聲第一次發了出來，還沒繼續着第二聲，課堂裏已經有了一種聲音，沖破了這沉靜，這聲音是由偷着包書或者收拾筆硯等發出來的，先生自然也同樣地聽到了，但他却裝做沒有聽見一樣，仍舊在A B C D地喊着。有幾個同學差不多要立起來了，她們手裏已經拿着銅板角子預備出去吃點心，住宿生也挾着一本小說預備寢室裏消遣，還有幾個好朋友或姐妹立在課室門口招手，裏面的同學只望着先生苦笑，又望着叫她們的人。好容易先生去了，於是有些同學就像衝鋒一樣地擠上前去，但是樓梯容不下這麼許多人呀，所以氣力小的祇好站在牆角候等裏機會，有空再補上去。先生自然不好和學生們一樣地去擠，所以也只好抱着點名簿粉筆等，站在牆角裏做「候補道」。

四層樓上的小同學全部穿着童子軍制服，一片黃色，由下面望上去，真像那好玩的不倒翁一般。

真湊巧，我和柔去看式慈，在半途中，望見式慈正朝我們走來。他遠遠的搖着手，在距離兩碼的地方，跑步逼近了我們。

「我正要去找你們。」式慈喘着，樣子有些不自在，拉住我的手，緊緊地不放。

「我們也正來看你！」

「算是巧遇；可是，今夜得難爲你們。」式慈的語氣很悲哀，我和柔不覺同時一怔。

「什麼事呢？」

「等等你們可以知道。」他看看手腕上的時計，「現在時間還早，我們一道去吃飯；但你們總得幫忙我。」

「總沒有大不了的事吧？」

「等等你們可以知道。」式慈說着，挽住我們的臂膊，默默地走進就近的一家飯館，擇好了一間單獨的房間，式慈命堂信先拿酒來，柔隨便寫幾樣菜；式慈坐定，一隻手支持着頭部，便開始訴述今夜將發生的戲劇氣氛很濃厚的一幕悲劇了。



「今夜，M姑娘和她的新情人乘火車赴南京，無論怎樣你們得陪我去送她，我不是畏怯與她的新情人有什麼決鬥，我需要你們指示我怎樣去應付這種場面。M姑娘是你們的同鄉，我也早知道貴同鄉女性的辣味，可是我終於失敗了。」式慈講到最後

一句，右手倒下來向桌上一擊，桌上的茶杯翻了，茶水濺滿他的臉，他毫不覺着似的，將手移歸原處，堂信送上酒，式慈動手給每人斟了一杯。

「像這樣，再拿三瓶來。」式慈吩咐堂信；我們沒有作聲，三四瓶也并不多，便不阻止式慈。「這真有辣味的M姑娘竟這麼快就把式慈丟了？」我的思流在這兒一停，便記憶起第一次遇見M姑娘的情形來：



今年的春天的一個便餐中，式慈領了M姑娘來，爲的是主人，更和她是小同鄉，便很快就談熟了。M年紀很輕，矮胖的身材，皮膚是曠般的白皙，正也像曠般的滑膩，臉上沒有粉，也不塗胭脂。一雙珂命瑪亞的眼睛，藏在黑黑的眉宇下，小小的嘴唇，常常劃成一道弧線。快樂之神伴着她呢，無時無刻不是朝着人微笑。一個活潑天使



呀！我當時對式慈說了，式慈英雄地微笑不語。不久在式慈的畫室裏添了幾方新的理體畫，式慈告訴我，那都是M作，Modie，這

不是具有辣味的女性可以做得出來的事，雖則西洋的畫家畫着自己情人的裸體是極尋常，可是在中國裸體畫的歷史這麼淺，一般人的眼睛還沒把這事兒看成習慣，據說最初美術學校爲了僱用 Modie 會惹起過很大的風波，而今雖則也不稀罕了，可是祇限於大都市，而被僱用的 Modie 也都是些勞動婦女，致於智識階級的女性，却絕不會幹這種性色相的勾當了。M肯給式慈作 Modie，我不覺對她起了敬意。後來柔又告訴我，M想回去和父親商量籌點兒錢與式慈同往法國去，我聽了長嘆一聲：「式慈太幸福了！」現在時期也不過三個月，竟變化到這樣，M怎樣又會丟了式慈去愛另外的男子呢？這故事實在我腦子裏一轉，却不敢問式慈。

「今夜的酒却是苦的。」式慈連乾了三杯。

「你且把事實再說一些。」

「有什麼說呢？M不愛我了，他愛上了飛機師。飛機師是我的朋友，他們認爲是我介紹的。他有錢，他可以用飛機送她回南方去，還有什麼好說呢？我窮，我又是握着畫板在中國永不能翻身的人！當然……」

「確是今夜到南京去嗎？」我想這種場面我也不會參加過，送她總不會有好結果，她既然決定丟了式慈與飛機師離開上海，又還有什麼好送呢？看看式慈的興奮，我無法阻止，而且他會疑心我不允許他的要求，我祇好從問題的正面追問了。

「確實今夜走，確實；她說我騙了她，我從那裏騙了她呢？式慈喝完了第四杯酒，面孔漲紅了，說話的聲音也高起來。」

我和柔都無話可說，如果式慈所說的確實，我們也無從挽救，像M這樣的女性，說得出做得出，她愛上了他可以拚棄一切的從你；她要丟你，却不是一兩句委婉的話可以打動她的心；今夜的送行

，將是悲劇開幕，悲劇結終。

喝完第四瓶酒，式慈的神志已十分迷離，我這堂宿把其餘的都收了，開始喫飯，式慈醉了，說話東扯西拉，難道想用眼淚去感動M嗎？我想。

汽車載着我們離開飯館，式慈倒在車裏，沒一絲兒聲息，車抵北站，把式慈扶出坐在候車處，我在旁照顧他，我上月台去尋M姑娘，從三等車箱直尋到頭等車箱，沒見她的影兒。望望時間還早，便轉來將式慈扶出坐在行人入口處，我們專心等M入場，式慈爛泥似的，扶上椅背便倒下去，索性讓他躺下。我買了一包散酒藥給他喫，他死也不張嘴，多嘴般呻吟着：「你要我死我就死，何必還要用毒藥呢？」式慈的神經全失了知覺，祇好讓他躺着。

M姑娘沒來，我却比式慈還焦灼，他安安穩穩地躺着，似乎什麼也忘了。偵探在人圍後遠巡，我們周圍的人羣越聚越多，不明事情真象的，在作着許多不同的猜測。火車拉着信號，我聽着有些心燥，她不會不來吧？或者式慈聽到的全是虛稱。

我在入口處來回的尋着，偵探似的打量着行人，遠遠地，一個熟悉的輪廓，全身穿着黑色的衣裳，那是M姑娘，我心裏輕輕叫了，M朝我走來，她垂着頭，似沒有看見我，我急急逼近我的身。

「呵！M姑娘。」我親熱的招呼她。她不像我以前遇着她時的高興，腫般的臉龐，露在黑色環圍中，而今是慘白的，沒一絲兒血色。

「文先生！」啞的聲音，幾乎使我認錯了。M是願離開式慈，祇是式慈給了她失望了。「我心裏輕輕地這麼覺得，今夜M的神色，我窺覺她在苦痛着。

「我們等得你很久了！」我殷勤地的說。  
「怎麼？你們在這兒等我呢？」  
「式慈呀！」

「哼！」這聲音一半留在鼻裏，發出來的全是火星，刺着我的周身，我不好用一個怎樣的表情露在我的臉上，可好她倒不望我。「他還在這裏等我嗎？這是多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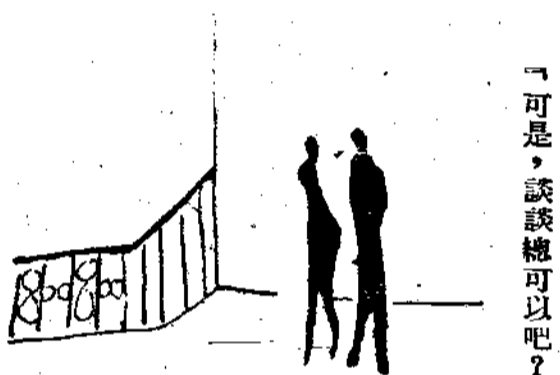
「你到南京去嗎？」她的前後沒接近他的人，我和她說話，也沒人注意，我便有些想不透她果然是和飛機師一同走。

「是。」  
「那麼你去和式慈談談吧，他現在坐着躺在裏面，他無論如何要看看你。」

「不必，文先生。事情大概你也清楚，我們沒再見面的必要。」

「但是，你們不是好好的相愛着，式慈是愛你，而且我也知道你愛他。」

「那是過去了的事，我不會爲了那些回憶來毀滅自己。文先生，我不能去見他。」M姑娘的態度很堅決，我有些棘手，這也確是傻事；但一想到式慈，我祇有向她懇求，M說了就向售票前走去，我挨着她。



「可是，談談總可以吧？他等你也很久了，固然你們的事情我是第三者，絕不讓你們自己曉得清楚。」  
「文先生，我真對不起他的地方。」  
M穿過售票房，直朝月台走，在收票處，她從皮手袋裏檢出車票來，我知道式慈所聽到全是真確的了。  
「那麼你到南京之後還回上海吧？」

一個新聞記者糾纏一位要人似的問着。

「上海，」她又帶了些兒鼻音，說着停了一停，「我何必還要回上海呢？」M姑娘把我的嘴塞住了，再怎麼問呢？她後半的答話，語氣非常決裂，使我不得不同情M姑娘，也不得不憐憫式慈。

M進了二等車箱，孤單單地一個人坐下，大概飛機師已經在別的車箱中安置好了，否則M不會連一件小小的行李都沒有的。我的話眼見不會生效，便向月台找我和式慈，式慈一聽M來了，彈簧似的坐起來。

「她在哪兒？」  
「在車箱裏。」

「你不要她來嗎？」  
「她不來，我說過許多話，她不願來。」

「你們倆一同去吧，我祇要見見她，我是不好上車箱去的。飛機師我認識，情景恐怕不會好。我知道她不會再回到我懷裏來，我要和她作最後一次的見面。」式慈說話帶着酒味，我們祇好再去尋M。

「你們大概也知道，我愛他出於至誠，我爲她犧牲了我的貞操，失去了我的父母，現在我是無家可歸的一個孤女了。自然，不能說我後因此獲得了人生的經驗，可是我的經驗是用最寶貴的東西換來的呀！他曾用狡猾的手段欺騙我又再去哄別的女孩子，哼！文先生，我以爲我們沒見面的必要。」M果真有了經驗似的堅決，柔便開口了：

「可是式慈祇要和你作最後一次的見面，你看在你們過去的份上，我想你是應該允許的。」  
「過去的份上？我不會去回味。真的，假如我要是爲了過去犧牲了自己的話，我便也祇有忍受到自已毀滅爲止。」  
「假如我大膽的說一句，請你看我們的情面

上，你該可以吧？」我作了最後的一着。  
「文先生，」M說着又停了，「好吧，我在月台上等他。」



式慈給我們挾着走上月台，M靠在一枝木柱上背着我們，我讓柔獨個兒扶着式慈，先一步趕上M姑娘。

「式慈來了，那麼你們談談吧。我們在車箱裏等。」

「不用，文先生，我們不用談，你不是說祇作最後一次見面吧？見着而得了，有什麼可談？」M冰塊似的面孔，沒一絲兒動靜，我輕輕地抽了一個寒顫。她的視線落在我身上，對式慈，頭也沒移動，黑眼睛溜在眼角在他身上一掃。式慈走近M的背後，柔抱住他的腰



## 晚上

周圍靜寂得像座墳墓。簾，威嚴的陰沉的矗立着，那些傢俱在她看來像一些發霉的木塊。她討厭一切，就是一塊布，或一扇門，也恨不得立刻把牠撕毀，重重的放在腳下踏着，踏着。但並沒有這樣做，她安安的臥在牀上，對着帳頂發呆，像要看透這一層薄薄的帳頂外究竟還有什麼東西。

夜漸漸地包圍了四周，一縷柔軟的月光，偷偷地溜進了窗格，她像故意用那溫柔的光澤停留在她蒼白而憔悴的臉上。

她浸沉在悲哀的回憶中，漸漸地，她的嘴角上忽然浮露了少女的笑容，面頰上突然現出一陣淡淡的粉紅色，眼睛也變成嬌媚可愛了，水汪汪的，含

，頸部像鞠躬似的栽下來，大概連眼睛也閉着。

「式慈，M姑娘在這兒，你說吧！」我拘住式慈的肩，他在夢裏似的不作聲，我呆了。捉住M的手攔在式慈手裏。

「好！你們握住吧。」我變作一個在禮拜堂證婚的牧師，說着，M姑娘的手一抽，朝前走了兩步，回過頭來：

「再會吧，文先生，……」她朝車箱奔去。

式慈猛的一抬頭，遠望着一個黑影潛入了車箱。我不作聲。兩隻猩紅的眶外，沾着幾顆亮晶晶的淚珠；而面部盡着不常有的苦線，在眉宇之間的幾條最深刻，蓬鬆的頭髮，散在額前，散在腦後；兩隻手攤開在我柔的肩上，腰身兒又向前屈曲，淚掉下來了呢，我祇好叫着：

「由她去吧！式慈！」

(十一月一日脫稿)

## 萊蒂

情脈脈的，但正像曇花一現，一剎那，陡的消失了。臉色又像石膏一樣的死灰了，嘴角微微地在顫動。突然，她把自己穿的一件孝服，迅速的從身上脫下來，接着很快的把那髮髻解開，把那素白的我纏取下恨恨地丟在地上，她把兩手緊緊地壓着狂躍着的心，頭微微的昂着，喉管中透出聲聲的喘息，她再也忍不住了，猛的倒在牀上，將胸脯又緊緊地壓着牀板，熱烘烘的臉貼在枕上。她感到一種異樣的舒暢，使她恢復了過去甜蜜的記憶，但一段永遠忘不掉的黑影，忽又翻滾在腦海中了。

也像今天晚上的一個夜，明淨的月光柔軟地撫拂着她。微風吹動樹上的葉子，發出沙沙的低語，

銀光的水紋輕輕地移着步子。是的，她和他兩時常偷偷地在這小河邊上相依着，低低的訴說，但是今夜她奇突的不安，將臉緊緊地貼着他的強壯的胸上，像要失掉了他似的。

「民福，媽已經把我配給楊家了。」她抬起頭，顫抖地說着。

「甚麼？」民福覺得眼前一陣昏黑。

「是的，我早已明白要發生這回事。」幾分鐘後，他覺得這一點沒有驚奇，淒涼的說着。

「民福，你知道我家欠了楊家的錢還有五年，這個年頭那兒來錢呢？我一家的性命都在他手中，他可以抓去我的爸，他一定會這樣做，我知道……我不能眼看爸被抓去，我不忍看見媽的眼淚，三天後，民福，祇有三天，我們就要永別……」她不能再往下說，傷心的哭了，哭聲在靜夜的空氣中打顫。

「哈哈……要錢有錢，有了錢甚麼都可以做……」

「哈哈……我能怪誰，天生我這樣窮，有甚麼話說？哈哈……」他把她推開，繼續怪聲的狂笑着。

「民福，你瘋了嗎？」

「哈哈，是的，瘋啦！哈哈……」

「你怎麼一點不懂我，這是我願意的嗎？况且我又不能像你們男人家一樣可以向父母說：『我要她，我一定要她！』她轉過身去，兩手蒙了臉，嗚咽地哭着。」

「哦，我懂得你！我一點不怪你。」他收住了笑，悲哀的說着。「我永遠愛你，一直到我死。」他們緊緊地擁抱着，淚水從他們倆的眼角裏慢慢地滴下來。

她抬起頭看見半個月亮，「爲甚麼祇有半個呢？」她想，忽然一陣黑雲，把那半個月亮而掩沒了。

嫁後十天，她的所謂丈夫死了。那天，她哭得很厲害，她不知道哭自己還是哭死人。就這樣她穿起喪服，後來她才知道丈夫是病死的，病了已二個月，算命先生要沖喜，她就做了沖喜的犧牲品。

她也想過再回到民福懷抱裏，但是眼前立刻閃着森森森森的村長的臉、族長的臉、冷笑的嘴角、狠毒的漫罵、……她害怕，她恐怖……終於她忍過了寂寞而可怕的一年。

今天她借故回家一次，心中忐忑着，「或者會見到他吧？」她暗暗地祈禱着。那明朗的聲音，那強壯的體格，洪大的笑聲，這一切，會使她陶醉，迷戀。她是多麼渴望啊！真的，她的那顆垂死的心，需要溫潤，需要他的溫潤啊！可是又害怕這會真的實現，她怕呢！

看見民福跳着憂鬱的步子，在他倆曾經低語的小河邊，低着頭，蹣跚憂鬱的步子。

她想奔過去，用急雨般的吻去溫潤他倆乾枯的嘴唇，再聽一聽他甜密的聲音，看看他可愛的臉頰像他倆往前一樣的相依一回。但是一種力量壓制她做相反的行動，使她很快的回過身去就逃。對，這是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的！永遠不能看見他。頭也不敢回的逃着，她可以聽到自己的心的跳動，直到看見牢獄一般的夫妻的時候，又有點後悔起來了。

「爲甚麼我要逃？爲甚麼我要做相反的行動？」她從枕上抬起臉來，奇怪的問着自己。窗外一陣微風吹來，她才覺得身上祇穿着一件薄薄的襯衣。「我祇有二十歲！我正是年青的時候！」她的眼睛突然閃亮了。突然她將門拉開，歌司底利亞的衝出去，做甚麼？到甚麼地方去？她自己也不知道。

### 關於「戀歌」 則夫

在今年一個酷暑的晚上，我獨自在靜安寺路上走着，當那微風吹上了我的身，我才感到了一絲快意。雖然是太寂寞了、太無聊了，但我却願在寂寞中找我的天地。

當走到了十字街口，我給紅燈阻住了，偏在橫路上穿出了一個青年，正要撞住我的身體，於是，我沒精打彩地望了他一眼，但，原來他却是我的——個老同學。

可是，我從他蓬鬆着的長髮、黝黑的臉龐、若有所思的眼珠上看去，他的模樣兒正是大變了。當我跟他握手招呼的時候，好似把他從恍惚的沉思中喚醒了一般。

「嘿！原來是你！」我把我的手緊緊地握着，他的眼眶裏幾乎歡喜得要流淚。

「急急的要去往那兒去呢？」我從他匆忙的形色裏正急欲要知道他的近況，況且是將近一年來沒有消息、沒有會晤的老同學。更喜歡和他作一次闊別後的長談。

「真巧，這樣長久沒有會到你了，偏會在今天會到你，呵，今天我正有一件最值得追念的事兒呢？」似乎他的神經興奮起來了。

「那是什麼呢？」  
「呵，你可忘了嗎？在——在兩年前吧，我不常在這條路上經過的嗎？並且，並且你也知道，你也參加的嗎？」

「哈，我想起來了，原來你要往××舞廳去找你的咪咪吧？現在又怎麼了？」

「不，她早不在那處了！但——仍是，我正想到那兒去坐坐，那過去的事，實在太令我陶醉了！」可是他的臉色好像又感傷了起來。

「好，我當然陪你去。」於是我便和他慢慢地往街上開始走了，同時他還說了許多關於咪咪的往事，可是他始終沒知道她兩年來的蹤跡。後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封緋色的信，他說這是她最後給他的一封信，自從他得了這封信，她的蹤跡便消失了，同時他的憔悴也便開始了，到今天，他從痛苦的生涯裏，追憶起了往事，便決心要到那舊地去看看他的過去。

到了那舞場，他直往一個犄角旁坐下，於是開始沉默了。我知道這正是他從前的老位置，也知道他的沉默正是在痛苦地思索着舊事。我見他這般愁苦，不禁使我表着無限的同情。約摸靜坐了兩個鐘頭，儘管音樂、燈光、舞步，在響着、動着，可是他的眼珠終是呆呆地望着舞池，正爲了那舞池裏會早現出一段悲慘的故事來啊！

到了午夜二點鐘了，他才說回去，並且要我去看那一大堆的信稿，我便好奇地在他的寓所裏見到了咪咪所寫的許多信。

這些信，現在已在本刊上分期發表，這當然是我要求他的，我對於他的允許當然是非常的感謝。

可是，當他把每一封信授給我的時候，他的手顫抖了，並且他還細細的指着信中最興奮的語句讀給我聽，但他的嗓子好似破啞般的無力，神經也混亂得可怕。

呵，這是我老同學的一段戀愛的

## 四明銀行

(業務)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  
(儲蓄) 專設儲蓄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發行鈔票) 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備庫辦理兌換及準備事宜

(創辦年月)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開業  
(地址) 上海南京路二四〇號  
(上海分行) 南京路二四〇號 電話一五五〇三〇四〇五  
(上海西區分行) 河南路八十四號 電話一五〇七〇八  
(上海南區分行) 河南路八十四號 電話一五〇七〇八  
(上海北區分行) 河南路八十四號 電話一五〇七〇八  
(上海下關分行) 楊公井 電話三〇八九九  
(南京分行) 太平街 電話三〇八九九  
(漢口分行) 太平街 電話三〇八九九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 特約代理處

故事。當他在這舞場裏發現了咪咪，他便告訴我她是一位怪可愛的北方的女孩子，她明暗的眼珠能放射出真摯的熱情，她的眉角却有憂鬱的神情，並且她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不過她現在是淪落在這舞場的一角，她的言語時常說得那麼深刻，的確，她不是那平凡而肉麻的舞女而已。我也認識這一位奇特的女子，他對普通的舞客並不是那麼親熱而肉麻地說許多話，只是她和我同學的確為她沉湎過，會廢寢忘食地想念着她，只是他的人生觀却又嚴肅得萬分，當他為她迷戀得難以丟開的時候，他忽然發覺自己踏上了一條可怕而危險的綫上。他想到自己故鄉有一個可憐無辜的妻子，這妻子正和自己一樣的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透到了他家裏，他很明白在教養不同個性不同的結合中，雙方都不會得到人生的幸福的，但是假使他毅然提出離婚的要求，這可憐的妻子受傳統思想的壓迫與環境的決定，勢必終身埋葬在黑暗的地獄中了。他同情她、哀憐她，決定用自己的力量來改造一位無知識而身世可憐的女性，然而他到底失望了！他感到自己的想法究竟是一種毫無把握的誇大，然而他的妻子的愛他却是真的，他的妻子的愛是柔軟而可憐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永遠地同情她了，而自己較高度的家庭的幸福生活也就推送了。現在，這一位舞池裏的百合花，她有她的美麗，更有着美麗的靈魂，他過去一向所感到缺少的東西在她身上發現了，那得不瘋狂而迷醉呢？然而，夜半夢醒，他那可憐的妻子的眼

淚愁容忽然似乎在他眼簾中發現了！他恐怖、顫抖，不該為了自己的幸福就犧牲了一位無辜的可憐的女性，他內心苦痛着、鬥爭着，終於勇敢他犧牲了自己。

我的這位朋友告訴我，當他接到了這位舞女每一封信的時候，祇有拿眼淚來報答她那真摯而純潔的情愛；當他接到那最後一封信的時候，簡直想自殺來報答這一位女性聖潔的要求；然而，然而使他至今更勇敢地在社會掙扎、奮鬥，也是這一位女性最後一封信的力量啊！

當這位女性受了他的拒絕便似受了創傷地遠離了上海，這是她愛他最真摯的表現，可是，畢竟他還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她犧牲了情愛。她似喪失了靈魂，便好似再不能生存，再沒有第二件人生的大事呈現在她的目前，雖然她還喚着尋求光明，但這終究是她對於戀愛所產生的苦悶的象徵罷了。

我們在咪咪所寫的十四封信中，的確可深深地明瞭她的遭遇確是夠淒涼的，當我讀到了這位女性所喚的悲切的語詞，我的確給她感動了。戀愛的確是一杯苦的酒呵！尤其是像咪咪的身世，我的朋友特殊的環境！

有的朋友說，在今日再把這種肉麻的情書披露在知識刊物上似乎太下意識了，我簡直沒有什麼話可說，因為他們是「前進」的。

本刊編者函詢，說有許多讀者要探問這執筆者咪咪究竟在何家舞場，那我不能答復了，況且這一位女子早已脫離了上海，不知她的蹤影。

## 力活肝

### LIVEX

**主治**

惡性貧血症 各種貧血症 貧血後及產後之各種病症 各種肝臟疾患 男女老幼延年益壽之大補劑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長命牌

## 維他賜保命

**注射劑 丸劑**

**主治**

神經衰弱 腦弱失眠 軟骨糖尿 以及戒除 腰痛背痠 肺癆貧血 腎虧遺精 煙毒等症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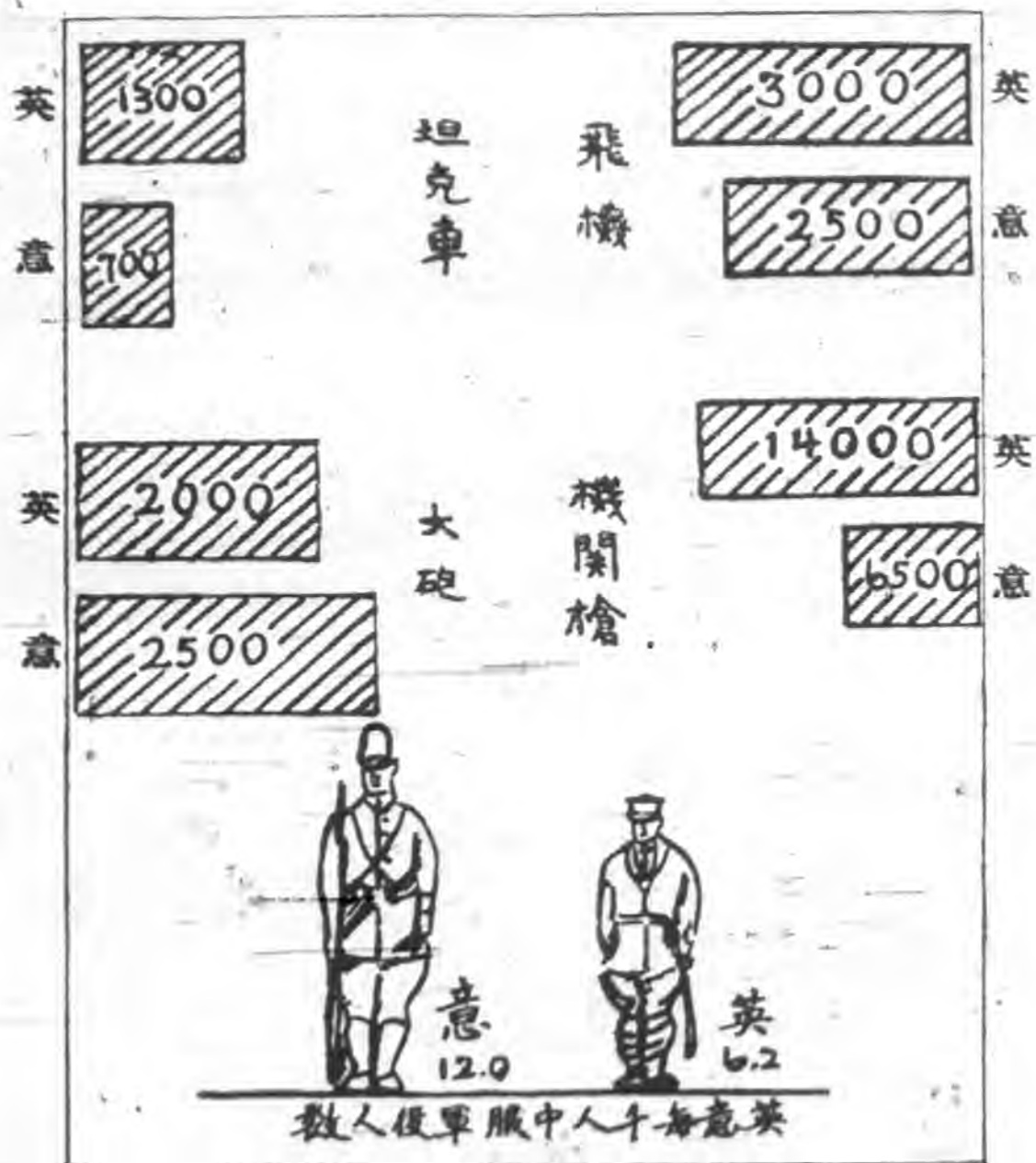
上海英士路二號 東三金家坊一八七號

印刷公司 上海英士路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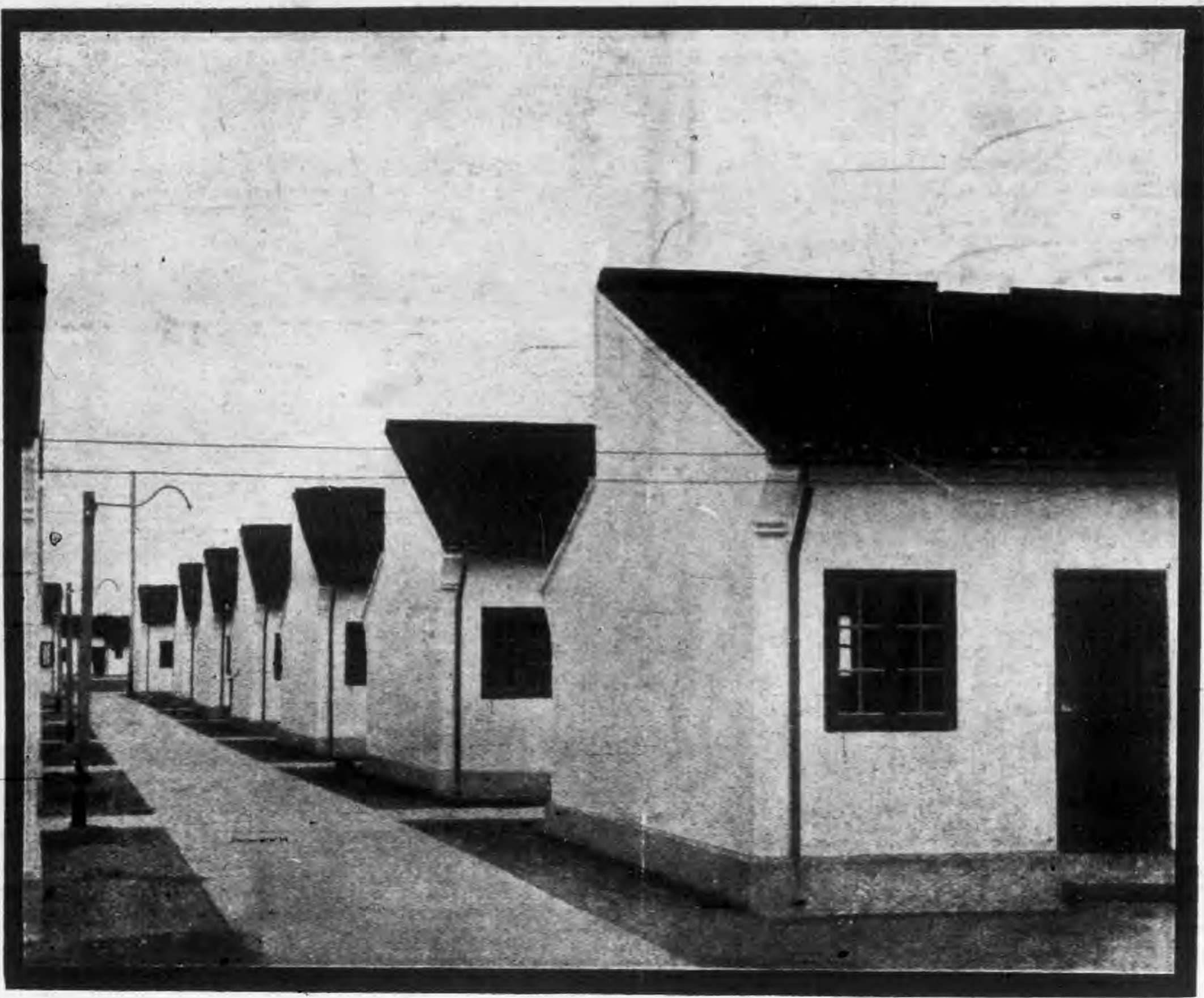
。炸轟供可亦但機鬥戰位座雙之速最國英

地  
中  
海  
上  
之  
英  
意  
風  
雲



英 意 軍 力 比 較

安得廣廈千萬間，盡使天下災民俱歡顏！



上  
圖為

上海市

新建造之

平民住所，

整潔實用，不

禁為滬市勞苦大

眾額手稱慶；然而

環顧國內，災民何

啻千萬，值茲北風凜

冽，輾轉死於啼飢

號寒中者，將不知

凡幾，讀者其將

節衣縮食，慨

解仁囊乎？

謹為千餘

萬災民

請命

！

國

際

社

攝

